

长篇小说

《命运三部曲》第三部

风狂秋实

陈伟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长篇小说

风 狂 秋 实

《命运三部曲》第三部

陈伟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风狂秋实/陈伟宏.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1. 7

ISBN 7-5442-1834-1

I. 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7017 号

FENGKUANG QIUSHI

风 狂 秋 实

作 者	陈伟宏
责任编辑	唐 文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南省印刷工业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834-1/I·369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作者简介

陈伟宏，1950年生于海南岛，毕业于北京自修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部队服役，当过公社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劳工科长，海南省人事劳动厅主任科员，海南省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稽查审计处处长。1986年参加《人民文学》函授班，被评为优秀学员，1997年被选送到中国鲁迅文学院深造。

曾发表过《飘摇中的楼堡》、《西沙的枇杷》、《我心中的红树籽》等四十多篇散文；《黄色光束里的阴谋》、《孤岛谍影》等十多篇中短篇小说；电视文学剧本《海魂行动》由海南电视台摄制并全国发行，被沈阳电视台列为1989年“青运会”期间重要剧目之一；电视文学剧本《天涯脚步声》和《白色死亡线》在1991年海南省剧本评奖中分别获得三等奖和鼓励奖；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风月流年》和《风寒春俏》均获得专家们的好评，被认为是揭示“残缺之美”的尝试和对当代人生的全方位描写与深刻的揭示。

二十年前，不告而别。二十年后，重返故里。情人相遇，情深意切。情敌相遇，唇枪舌剑
.....

女儿患病，危在旦夕。喊天不应，叫地不灵。情人捐肾，舍己救人。情操高尚，可歌可泣
.....

苍天有眼，人间有情。感化情敌，双膝跪地。临终托孤，忍痛割爱。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

代 序

陈伟宏

长篇小说《命运三部曲》第三部《风狂秋实》即将出版了，我既欣慰，又惆怅……

至今为止，命运究竟是什么？我还没有明确地告诉给亲爱的读者。它是鲜花、是掌声，还是激动人心的欢呼？它是痛苦、是悲伤，还是生离死别的嚎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遭遇；每个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遭遇。当人们将走到生命尽头时，静下心来回想自己曲折坎坷的一生，或许会突然发现，命运像风，有高有低，有急有缓，有大有小，变幻无常，高深莫测。它有时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有时却狂风大作，黑天暗地。它有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时却狂风暴雨，百花凋零。命运像风，一年四季，不尽相同。春季里，它暖风万里，百花齐放；夏季里，它风吹雷动，大雨滂沱；秋季里，它风狂秋实，红叶遍野；冬季里，它风花雪月，冰天冻地。

命运有时更像南太平洋上的飓风，呼啸而来，翻滚而过，风驰电掣，不可阻挡。它给我笔下的人物，带来了天崩地裂，生离死别，苦不欲生的悲惨遭遇。每当写到他（她）们的命运如此凄惨惨烈，无可奈何时，我常常感到痛苦难当，悲泪淋漓……

——宋春秀和宋秋艳，同胞姐妹，大家闺秀，如花似玉，美似天仙。她们生长在富商家庭里，像两只快乐的小鸟，在幸福的生活里自由地飞翔着……特别是姐姐宋春秀，犹如一朵雍容华贵的牡丹花，跟表哥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生欲相跟死相随。可是，就在她们将随父母重返泰国，继续读书深造的时候，突然被

歹人奸污，拐卖出岛，流落他乡，生离死别……

——谭明四岁那年，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十四岁那年又遇飓风海潮，顷刻间狂风大作，海浪滔天，房屋倒塌，悲鸿四野。幸得老团长相救，同义妹张婷朝夕相处，情深意切。然而，就在张婷日夜兼程，赶回广州举行婚礼的路上，突然发生车祸，不幸葬身谷底。这么一个至亲至爱，生死不离的恋人，再也回不到自己身边了，怎不叫人肝肠寸断，悲天喊地啊……

——周立群和赵华，男才女貌，金童玉女，才华卓群，情深似海，而且两人比翼高飞，双双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真是人见人敬，人见人羡的啊！可谁会想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赵华竟被自己的表姐夫野蛮奸污，悲痛欲绝，泪如雨下。她愧对情人，不告而别，离家出走。二十年后，她远渡重洋，返回故里，情人相见，情深意切，可情敌相遇，唇枪舌剑……

我为他（她）们的悲惨遭遇抱头痛哭！我为他（她）们的坎坷命运愤慨呐喊！我甚至在义愤填膺的时候举臂疾呼：“命运啊！你为何如此残酷无情……”

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命运并不是无可奈何，风雨也不是不可抗拒。只要坚定信念，维护正义，奋勇抗争，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昂头挺胸，顶风冒雨，始终向着光明，向着幸福，向辉煌前进……

宋家姐妹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正义与邪恶进行殊死搏斗的爱国主义赞歌。姐姐宋春秀在与命运的搏斗中，不但解放了自己，同时也帮助了别人，共同走向了自由和幸福……

谭明并不屈服于命运的沉重打击，把悲痛化为力量，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坚定信念，英勇拼搏，无私奉献。不但战胜了眼伤的折磨，获得了人生的辉煌，而且还得到女大学生郭海丽真诚的爱……

周立群以他忠诚、耿直、刚正不阿，重情厚义的人格力量，

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战胜了邪恶，伸张了正义，给社会带来公正和善良。苍天有情，人间有爱，他和赵华经过了惨无言状的磨难，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实践证明，命运是永远同人类共存的，风雨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斗争也是永远不会停止的。风雨中有暖有寒有疯狂也有凉爽，命运中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斗争中有泪有血有牺牲也有胜利，这是人生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

命运既然是人类生死祸福、荣辱贫富的一种意想不到的遭遇，那么，每一个人想躲也躲不掉，想逃也逃不了。只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积极参加改变命运的搏斗。虽然，在这个错综复杂、经久不息、惊天动地的搏斗中，有些人可能会失去欢乐、失去幸福，甚至失去生命，但只要信仰还在，只要正义还在，只要善良还在，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二〇〇一年六月八日海口伟宏书舍

《命运三部曲》创作时间简录

第一部《风月流年》，初稿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北京中国鲁迅文学院，定稿于一九九八年六月海口伟宏书舍。

第二部《风寒春俏》，初稿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北京中国鲁迅文学院，定稿于一九九八年八月海口伟宏书舍。

第三部《风狂秋实》，初稿于一九九九年九月海南定安南丽湖，定稿于二〇〇一年六月海口伟宏书舍。

目 录

代序	陈伟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8)
第三章	(77)
第四章	(112)
第五章	(151)
第六章	(187)
第七章	(223)
第八章	(262)
第九章	(296)
第十章	(333)

第一章

周立群失眠了，一生中从未有过这么严重的失眠。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长吁短叹，似乎有满腹的忧愁和愤懑。

天将亮，他慢慢地坐了起来，把灯打开，双手捂着那张英俊、憨厚而又坚毅的脸庞，轻轻地抚擦着……

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起身下床，走到写字台前，坐在转椅上，拿起钢笔，似是要写些什么？然而，他只是迟疑了片刻，突地把钢笔放下，那双明亮聪慧的大眼睛，凝望着玻璃窗外那片黑暗的世界，神情显得十分焦躁和苦恼……

夜是十分深沉的，黎明前的黑暗，要挟着淅淅沥沥的秋雨，摔打在窗户的玻璃上，发出一阵阵“噼噼啪啪”令人更加烦躁的响声。

甜睡了一整夜的叶玉贞，翻身起床，伸个懒腰，盘腿坐在床上。她双眼紧闭，像是沉思，又像是养神。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她才慢腾腾地伸腿下床，随手把门拉开。她看见周立群睡房里的灯光还在闪亮，思索片刻，立即挪步靠近周立群的睡房门口，抓住门锁，用力把门推开。只见周立群和衣躺在床上，借着微弱的灯光，神情悲切地欣赏着一个漂亮女人的相片，眼眶里还滚动着晶莹的泪珠。

叶玉贞看见此状，妒火中烧，一边往房间里走，一边气愤地大声喊：“周立群，你怎么啦？是不是又犯相思病啦？”

周立群听见叶玉贞这么一喊，顿时心头一惊，双手一抖，相片随着就从手上掉下来。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一边用手捡起相

片，一边用眼睛瞪了叶玉贞一下，随即将身子往里头一转，故作无心理睬她的样子。

叶玉贞这时更加气愤，大跨步冲了上去，猛地将盖在周立群身上的被子掀开，大声叱呵：“周立群！你这没良心的，怎么不说话啦？不是为了那个贱女人，你怎么会一整夜不睡觉？”

尽管叶玉贞在大喊大叫，但周立群仍是不作声。同叶玉贞结婚十几年来，唇枪舌剑的场面还算少吗？他的大脑神经已麻木了。让她疯狗乱咬去吧！跟这种人怄气实在不值得。

周立群越是不吭声，叶玉贞的火气就越大。她用手在周立群的大腿上重重地捏了几下，大声骂道：“周立群！你别认为你不说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嘿！实话告诉你，‘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昨天上午，那个贱女人找你干什么来啦？没想到你周立群如此厚颜无耻，竟明目张胆地在我家里抱起女人来啦。你……你……”叶玉贞又气又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有泪水往外流。

周立群转过身来，瞪着叶玉贞轻蔑地道：“简直是神经病。”

“什么，我神经病？你做的好事不但不承认，还说我是神经病。好啊！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她发狂似地转身走到门口，对着外面大声喊：“阿静，你过来！快点过来！把真相全倒出来，看他嘴巴还硬不硬。”

周静是周立群的独生女，今年刚满十五岁。她长得清丽脱俗、优雅可爱。像妈妈叶玉贞那样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又像爸爸那样温文尔雅、聪慧卓群。今天刚好要参加毕业考试，因此她一大早就起了床，全神贯注地坐在写字台前看书学习。突然听见妈妈大声喊叫，不禁心头一惊，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赶快往周立群的睡房里跑。

这时，周立群霍地坐了起来，两眼盯着刚刚进门的周静，含着眼泪悲怜地说：“阿静啊！你也太让我失望了，你不该……”

他把话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可知道？爸爸这么多年来忍气吞声，不全都是为了你吗……”

“爸爸！您别说了，爸爸……”周静悔恨难当，一下子扑进周立群的怀里，哭喊着：“爸爸，原谅女儿吧！女儿只是不想失去爸爸……也不能离开妈妈啊……”周立群这时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他吃尽了人间的痛苦，忍受着正常男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多少年过去了，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还不是为了自己那天真可爱的女儿……可是……

叶玉贞气呼呼地站在那里，丝毫没有被丈夫和女儿的真情所感动，反而挖苦道：“阿静，快去吃早餐，他是在耍猫哭老鼠的伎俩。我算是把他看透啦。你还哭什么？去！别耽误了考试。”

周立群轻轻地把女儿推开，含着泪说：“阿静，听妈妈的话，快去吃早餐，别耽误了考试。”

周静痛苦万分，她双手捧着爸爸的泪脸，哀求道：“爸爸，求求您，您别走！别离开我和妈妈……尽管您和妈妈的事我一直都不懂，但我不能没有爸爸，也不能没有妈妈啊……爸爸，再听女儿这一回吧！别离开妈妈，别离开我，好吗？”

周立群望着女儿含泪哀求的眼睛，肝肠寸断。为了这个家，为了女儿的成长，他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啊！有些苦难和折磨，是难以言状的。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会感受到他人格力量的伟大。

叶玉贞看见周立群点头答应了女儿的恳求，心中的妒火消减了一半。她转身走了出去，瞧见小妹叶玉洁从伙房里走出来，张嘴就问：“玉洁，早餐做好啦？”

叶玉洁赶快回答：“唔，做好了。姐，叫阿静快点出来吃吧，不然要迟到的。”

叶玉贞迟疑了一下，转过头去大声叫：“阿静，快出来吃早餐，时间不早啦。”

叶玉洁说：“姐，你也吃吧！上班时间也快要到了。”

叶玉贞说：“我不吃啦！气都气饱了。”她说完就愤愤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叶玉洁挂着一脸无奈的表情，悄悄地走近周立群的睡房门口，迟疑了一下又折身回来，默默无言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叶玉洁是叶玉贞最小的同胞妹妹，也是唯一的妹妹。她今年才二十四岁，去年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住在叶玉贞家。她的身材相貌和叶玉贞十分相像，同是一张秀美的瓜子脸，同是一双浓黑透亮的弯眉，同是一对水灵灵的黑眼睛。不同的是叶玉洁脸上长了一对醉人的小酒窝和一张任何时候都微微含笑的小嘴唇。还有她那白里透红的双颊，胜似一朵逢春绽放的花朵，芬芳艳丽，楚楚动人。她生性贤淑聪慧，知识渊博、气质高雅、风韵别致，比之经常怒气满面的叶玉贞，不知要优雅艳丽多少倍。

有人说，叶玉洁是周立群家的一名重要成员，这恐怕一点也不夸张。她四岁那年父母双亡，是姐姐叶玉贞既当爹又当娘，一把泪一把汗把她抚养成人。初中一年级就开始随姐姐到城里读书，一直住在姐姐家，就连在广州读大学时，每逢节假日，也是坐船回到海城同姐姐、姐夫他们一起过。因此，她对姐姐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她暗地里常常庆幸姐姐命运好，有福气。一个农村姑娘，能嫁给这么一个品貌超群，才华横溢的琼州才子，乃是三生有幸。人常道：“女人不怕丑，就怕命不好，嫁个好老公，富贵享不了。”在她心目中，周立群是百里挑一的好男人。论人品，举世无双；论才华，无与伦比；论相貌，英俊潇洒，风流雅韵。像这样人品才貌皆优的老公，简直是打着灯笼也无处找。可是，姐姐和姐夫的关系一直紧张，实在令她费解。相处多年，终无法找出姐夫的毛病和缺点。况且姐姐每次同姐夫吵闹时，又只是把话点到为止，从不肯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近这段时间

里，姐姐每次发脾气，都要破口大骂那个“贱女人”。而那个“贱女人”究竟是谁呢？姐姐不说，她也不好意思追问。有时，她真想打破砂锅问到底，说不定还能给姐夫还个清白。然而，她实在没有那个勇气。她知道，姐姐有个怪脾气，一不小心，不但事情不能弄清楚，反而被臭骂一顿。姐夫虽说是和蔼可亲，热情大方，对她也关心备至。但身为小姨，无缘无故地去追问姐夫隐私，这既可笑，又荒唐。为此，当她看见周立群痛苦难奈，长吁短叹的时候，多么想过去安慰几声。善良的人们是不愿意看到好人遭受痛苦折磨的。可是，她从未这样做过。其实，去了又能说什么呢？人世间的事情总是相互矛盾着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甭说别的，仅仅在夫妻两个人的情感之间，就充满着许许多多可气可恨可怜可悲的事情。想砍也砍不断，想理也理不清。正当叶玉洁百思不解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女人，想起一个美丽绝伦，超凡脱俗，贤慧善良的女人，也许这个女人会给她一定的启迪和帮助。

秋雨欲静，秋风不止，已是上午九点，倾盆的大雨还是下个不停。

叶玉洁穿好衣服，拿着雨伞，正想出门，刘桂山突然冒雨闯了进来，他兴高采烈地说：“玉洁，大事告成啦！市文化局的张志和局长突然大发慈悲，答应安排你到市电视台当编辑。”

“真的？这太好了！”叶玉洁听后欣喜欲狂，迅速跑上前去拉着刘桂山的手，激动地说：“桂山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刘桂山今年二十八岁，是叶玉洁的中学校友。他身材中等，皮肤白皙，圆圆的脸形，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机智过人，聪明伶俐。他满面笑容，俏皮地说：“玉洁呀，为了你的这份工作，我简直是跑断了双腿，磨破了嘴皮哟。”

叶玉洁心情激奋，笑逐颜开地说：“桂山，衷心感谢你的真诚帮助。来！给你一个吻。”她说完真的在刘桂山的脸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她和刘桂山两人的脸上，都立刻浮上了两片红云。

刘桂山用手抚摸着叶玉洁吻过的地方，心里感到甜蜜蜜的，他兴奋地大声说：“上帝啊！我终于做了这么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请允许我用任何形式表示我的爱吧！”他乘叶玉洁不备，突然将叶玉洁抱住，欲想来一个狂吻。

叶玉洁心头一惊，心跳倏忽加快。她奋力将刘桂山推开，喘着粗气说：“桂山，你别……别胡来。”

刘桂山看出叶玉洁的神情是十分认真的，赶快松开双手，“嘿嘿”地笑着说：“真对不起！都是月亮惹的祸。”他摊开双手，耸一耸肩，随就坐在沙发上，那双笑咪咪的眼睛，仍然目不转睛地瞪着叶玉洁。

刘桂山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文学创作出类拔萃，少年成名。他虽然感情丰富，言表热烈，但行为历来庄重高雅，在女人面前甚至有点自命不凡。可就是在叶玉洁面前常常自作多情，激动不已。

叶玉洁的脸还是火辣辣的，心跳也特别的快。但她没有责怪刘桂山，因为她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她用右手掠一掠乌黑的秀发，激动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缓缓坐下，面对刘桂山，那双美丽迷人的眼睛也是一直望着刘桂山，可就是久久没有说话。

刘桂山忍受不了这种寂寞，他说：“玉洁，我是有点唐突，可你也别太过于紧张。咱们过去是校友，现在是朋友，说不定将来……”

不等刘桂山把话说完，叶玉洁就把他的话打断：“桂山，你不要自我得意地作逻辑推理。按我说，还是一切随缘吧！古往今来，学友之间的友谊是长存的，可爱情却往往意味着破裂。这是千百万痴男烈女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古训，你应当相信。”

刘桂山摇着头说：“不！我只相信逻辑。因为‘梁祝’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以史为镜，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完‘校友—朋友—夫妻’之路。玉洁，请相信逻辑吧！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年轻一代。”

叶玉洁被刘桂山那满怀豪情所感染了，不禁兴奋地笑出声来。她歪着头说：“桂山，你真的那么自信？”

“那当然！凭着你那双热切而真诚的眼睛，我是深信不疑的。”

“哼，那不见得，或许是你自作多情吧？”

“不！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坚信，只要通过积极努力，就会达到既定目标。”

“是吗？不会是竹篮打水，水中捞月吧？”

“不！不会的。但需要你的积极配合。”

“呃，你别把我扯进去。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我是无所作为的。”叶玉洁拎着笑说。

“我也不会强人所难。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就等着坐花轿吧。”

“哦，哈……哈……”叶玉洁听后开怀大笑，刘桂山也跟着笑个不停……

过了许久，他们两人的笑声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叶玉洁的神情突然变得十分严肃，她说：“桂山，听说张志和此人城府很深，品德败坏，在我这件事上，难道就没有别的要求？”

刘桂山望着叶玉洁，迟疑了一下说：“玉洁，实不相瞒，张志和同意安排你到电视台工作，确实有先决条件。”

叶玉洁听后急切地问：“什么条件？”

刘桂山却不以为然：“玉洁，你先别紧张嘛！张志和的条件并不苛刻，只要你姐夫肯承认《人杰地灵，山清水秀，唯有心血